

# 感恩 欣赏 创作

麦德赫·森 (印度)

粘土或许是地球母亲赐予人类最重要的礼物了。灵性、可塑、再生的粘土始终与我们不离不弃。不研究陶瓷作品历史，就无法评判和理解某种文明。

可知的印度陶瓷历史起源于5000多年前。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曾发现过陶轮控制器皿及其碎片，有人认为最早陶器的造型做大多数是实用性，因此制作他们是为了实用。这些陶器包括储放饭菜的食具和宗教用器具。也曾在公元前3300年建造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处发掘出某些用于宗教仪式的雕塑。

还是孩童时期的我，就一直对陶制花瓣壶 (Gamlas) 如痴如梦，这类陶器在印度随处可见。在自家的花园中，在邻家的阳台上，沿路和公共场所摆放，他们通常用了点缀美好我们的单调平淡的生活。没有陶土器具的宗教仪式是不完美的，不忘制作陶土材质的恭拜偶像。跑到火车站，畅饮从由印度传统陶匠制作的叫Khullar赤陶壶中倒出的茶水，是童年生活中又一快乐记忆。

对生活在德里城市中心社群里传统陶匠的拜访，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处理陶土、在简易土砖窑烧制的做法深深吸引着我。我会长时间围他们而坐，痴迷于他们塑形手艺，有时这些陶匠也会给我这位小粉丝烧制一个作品。久而久之，这种对陶器的感情更加深入并最终影响我选择粘土（雕塑）作为我艺术学院学习的专业。后来，开始工作，对传统陶匠的教学活动为我创作提供了材料和坑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有了液化气罐。我喜欢他们用来烧制粘土的有机材料，这可能是奶牛排泄物，干叶或锯末。传统陶匠从事陶器制作时的简易与随性是一门学问。

在印度大绝大多数地区，传统陶匠家庭中的女性是坐在陶轮边制作陶器的。她们负责准备陶泥，从事陶器的大部分装饰工作。曼尼普尔邦是一处例外，那里女性更加积极，参与到陶器制作的各个环节。

对我作品影响很深的要数童年节假日期间去西孟加拉邦故乡城镇加尔各答的游历。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班库拉县的一个城马匹久负盛名。该地的工匠艺人们制作宗教偶像小塑像和仪式内涵的外化物。西孟加拉毗湿奴普尔红陶庙宇世界闻名。因为，当地建筑用石材匮乏，但他们有上好的粘土，使用粘土土砖便是陶匠的方案。这些红陶寺庙在马拉国王的资助下，香火不断，有人说他们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96年。

邻近印度北部库尔加陶艺中心的生活经历也是我另外的优势所在。在当地语言中，库尔加意为“荒原”。离新德里有2个小时的车程，其制作陶器的大约始于600多年前，在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王朝期间(1325-1351)，当一些传统陶匠家族从新德里迁移到库尔加。从红陶开始，他们在红陶表面施用了蓝色釉彩。这是深受土耳其影响，因为苏丹·图格鲁克 具有土耳其血统

政府的积极态度对促成小规模陶瓷工业在库尔加的汇集中具有重要的贡献。1942年，北方邦政府决定在库尔加设立陶瓷工厂。当时，每个陶瓷工厂配有3个小窑炉，2个烟囱和3个球磨。1949年，政府统筹考虑机器设备和其他资本的使用，将其集中到政府陶瓷发展中心统一使用，这极大促进了北方邦陶艺工业的发展。

库尔加陶艺的发展给黏土工业和普通人民的生活器具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产量巨大，装饰靓丽，价格适宜。

由于印度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地域不同粘土也不同，在红陶雕塑的不同风格上可见端倪，形成了独具当地文化与传统的造型。即便是粘土的颜色，也呈现出地域差异。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Aiyandar乡村监护神以大型红陶雕塑闻名。此处可见矗立在村子入口处的六个守卫用以保护村民免受恶魔的侵袭。

东部的奥里萨邦和印度中央邦 也有房顶装饰彩瓦的传统，这些彩瓦部分手工制作，部分是陶轮加工而成。这些瓦片，呈半管状摆放在屋顶，用象、猴、熊、爬行动物、神和女神等造型装饰。这代表了房主在当地居民中的地位。

涂以白色或饰以小镜子的红陶面板和储存罐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随处可见。

在印度，陶器随着时空流转在不断演绎着。独特的品质，造就她那如此神秘，然而又是如此舒展柔美的特性。

陶器还没有烧到足够坚硬的程度，他们较之瓷器多孔粗糙。器皿的主体可以全部覆盖或用条片装饰（在烧制前施用的一种液体粘土混合物），将初次烧制的物品放入水中，被期间悬浮的细小玻璃粉末全部覆盖后进行复烧。在烧制过程中，覆在器皿表面的细小粉末融化形成玻璃状的涂层，封闭了陶坯体表面的细孔。釉彩陶器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表面为透明的铅釉，施过釉的陶器会产生奶油般的色泽，这种作品被称为碧绿陶器。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新石器遗址发掘出的粗犷、柔和的陶器，已有9000年的历史了，是已知最早的陶器作品。在21世纪陶器仍被广泛地使用着。很多商业化生产的陶器耐热抗冷，适于烹调和冷藏食物，也适于用作餐具。

我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地球母亲的幸运之子，每天有幸触摸粘土，这是我内心的写照。以上算是我的结语吧。

